



希特勒、杀手艺术与墙上的斑点

沙织

沙织
希特勒、杀手艺术与墙上的斑点

<https://mp.weixin.qq.com/s/JowLv3LfWfGpKcaGOblITg>

nightfall.buzz





☒ ☒ ☒ ☒ ☒ ☒ ☒ ☒ ☒ ☒ ☒ ☒ ☒

当杰克研究艺术的房屋应由什么材料构成，他的艺术观就是唯物主义的和实在论的。说它是实在论的，因为一切都在诸当前流逝，房子总因会成为废墟被拆掉；说它是唯我论的和唯物主义的，因为这一材料还是隐蔽的。只要艺术的材料被揭示，杰克是人类中的什么人也就被揭示；只要艺术的材料被揭示，杰克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面前出现的是警察还是维吉尔，是希特勒还是维吉尔，就是很清楚的了。就此来说，他是诚挚的。但他的观念仍比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代表的意识流派落后，后者的艺术并没有什么材料，因为唯一的凝视是对墙和墙上的斑点的凝视，并且斑点不是一个孔，甚至不是挂夫人的画像的钉子留下的孔。但丁认识到，艺术事关判断炼金术的真伪：是精炼出金银，还是用土坷垃、普通金属、石头、面团、木头等充当金银然后兑换金银，意识流派就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这些终成微尘的东西，但杰克认为它们可以、它们行、它们没问题！

另外，B站有室内歌剧《墙上的斑点的》视频，演出者把伍尔夫的小说演唱了出来，而演唱也表现了小说的叙述者的状态，同时后者的意思像神经一样投射在舞台背景大屏幕上。这真的很有创意，很有冲击性，像地震一样，必定能带来启发，加强对现实的理解，有种在艺术内部解决艺术的智慧。绝大多数情况下，一首诗的写作就是对这个墙上的斑点的凝思。

——一段对前文的补充，这篇主要是重发

意，很有冲击性，像地震一样，必定能带来启发，加强对现实的理解，有种在艺术内部解决艺术的智慧。绝大多数情况下，一首诗的写作就是对这个墙上的斑点的凝思。）

杰克用来造房子的尸体被存放在冷冻库，一旦那里的温度因停电或其他事故而升高，尸体就会腐烂，房子就会荡然无存。如果说，杀人在缓解杰克的强迫症、让他产生快感的意义上已经对他莫大的价值，尸体的腐烂是其次的，就像用它们搭建房子也只是象征性的；或者，按照腐烂和废墟价值，建筑设计本来就应以它们未来将成为的壮丽废墟为参考，建筑是为成为纪念碑而建——那么这种价值在其根源上也远远不能和但丁的《天堂篇》相提并论。这种价值没有含金量，腐烂与废墟不能转变为黄金，它的价值只是划了了等号的等值性，而这只能是不可能的等值性。它获得价值是因为纳粹上台，是因为纳粹喜欢和鼓励屠杀。纳粹的罪也是炼金术之罪：施行造假的炼金术。

今天很多诗人倾向于把自己的诗艺称为炼金术，但只要想想他们是借什么保持其房屋的价值和含金量的，那么炼金术一词蕴含的思想就非同寻常了。冯·提尔在戛纳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感觉自己理解希特勒，我父母都是德国人，我们纳粹……”他的意思是：在场的各位何必提问呢？难道你们不正是最理解杰克的法西斯吗？难道你们不都想用别人的尸体构建自己的艺术殿堂，让自己稳稳地栖居其中，像为自己书写不朽的历史那样？

灵魂的炼金术是让物质产生反应，加上时间沉淀和恰好的时节，会产生一个黄金之变；现在的炼金术只是想达到和黄金的等值。这种等值是不可能达到的，无论在但丁之前还是但丁之后。或者说，他们只能围绕但丁的炼金术进行逻辑旋转。这就是他们的永劫轮回。让我再重复一次：杰克自比但丁，作为一个连妻儿都要当做猎物残杀的法西斯主义者扮演但丁，所以导演让他遇上了希特勒的最成功的扮演者布鲁诺·冈茨所扮演的维吉尔。换言之，在地狱中引导但丁的是维吉尔，引导杰克的却是希特勒。

例如，其中葛利浮里诺生前误被人间的法庭以异端和术士的罪名判处火刑，但他的真正罪行是施行造假的炼金术。炼金术在中世纪分为两种：一种是合法炼金术（alchimia lecita），即力图寻求最好的方法从矿物提炼贵金属（金、银）；一种是造假的炼金术（alchimia sofistica），即制造假金属。后者是非法的、有罪的，葛利浮里诺生前施行的炼金术就是这一种。（《神曲》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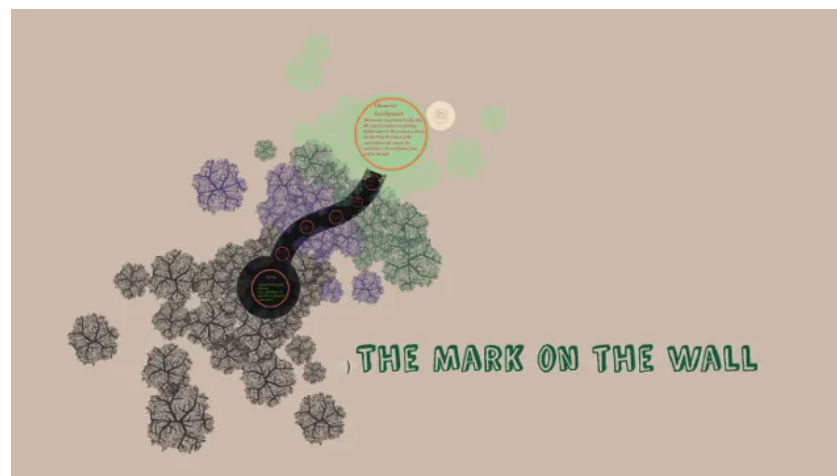
《炼狱》第八章，一个名叫库拉多·马拉斯庇纳的人说：我生前对家族所怀的那种爱正在这里受到精炼。精炼这个词是 raffina，在这里是隐喻，意即“如同在火中炼金一般。”诗句大意是：在世上我的爱集中在自己的家族和权势上，忽视了使灵魂得救的修养，如今在炼狱中正通过必要的磨练，使自己的爱成为纯正的对上帝的爱。（《神曲》注释）

可见但丁反对的炼金术正是杰克建造尸体房子的艺术理论，而他支持的炼金术是灵魂的修养。一个像威廉·布莱克或贝亚特丽斯那样的炼金术士确实有可能造出老虎同时也造出羔羊，就像《四天神》中的奥克和由理生，就像世界上那些必须互相为敌的人。

但杰克只是掉进了地狱的深渊，他是被那里的烈焰和岩浆创造的。他也会将自己的疾病传染给别人。就像在纳粹党徒间那样。

当杰克研究艺术的房屋应由什么材料构成，他的艺术观就是唯物主义的和实在论的。说它是实在论的，因为一切都在诸当前流逝，房子总因会成为废墟被拆掉；说它是唯我论的和唯物主义的，因为这一材料还是隐蔽的。只要材料被揭示，杰克是人类中的什么人也就会被揭示；只要材料被揭示，杰克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面前出现的是警察还是维吉尔，就是很清楚了。就此来说，他是诚挚的。但他的观念仍比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代表的意识流派落后，后者的艺术并没有什么材料，因为唯一的凝视是对墙和墙上的斑点的凝视，并且斑点不是一个孔，甚至不是挂夫人的画像的钉子留下的孔。但丁认识到，艺术事关判断炼金术的真伪：是精炼出金银，还是用土坷垃、普通金属、石头、面团、木头等充当金银然后兑换金银，意识流派就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这些终成微尘的东西，但杰克认为它们可以、它们行、它们没问题！

（另外，B站有室内歌剧《墙上的斑点的》视频，演出者把伍尔夫的小说演唱了出来，而演唱也表现了小说的叙述者的状态，同时后者的意思像神经一样投射在舞台背景大屏幕上。这真的很有创





杰克跌入地狱深渊

而杰克正在用人的尸体搭建房屋，实现自己的美学和艺术追求。但即便这个建筑完成，即便杰克不被逮捕，他就能挽回自己吗？一座房子能挽回他吗？

这种挽回——我不称它为救赎——在但丁那里，更像是炼金术的结果。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说，但丁是被贝亚特丽斯创造出来的。而杰克所造的房子不是他的炼金术，他也不是由谁的炼金术创造出来。他只能将他的存在理解为老虎或羔羊，这是他在误读威廉·布莱克的《老虎》一诗后产生的观点。

Did he who made the Lamb make thee?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Dare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可是那造出羔羊的也造出了你？

老虎！老虎！黑夜的森林中

燃烧着的煌煌的火光，

是怎样的神手或天眼

造出了你这样的威武堂堂？

如果我们把但丁的诗才理解为布莱克的老虎，即同样是用炼金术——解释一种生命形式的形成，把命运交给宇宙的神秘和混沌，那么很多其他炼金术士就是骗子。这一点但丁自己在《地狱》地 29 章提到过。有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到——

这第八圈的最后一道谷底，其中包含了骗子，这些罪人影响了他人的感官，表现出他们自己或物质的本来面目，因此他们在感官的腐败中度过了永恒——肮脏、口渴、疾病、恶臭、黑暗、可怕的尖叫、身体的痛苦——这些罪人被诅咒到他们让他人在生活中经历的境况。在这里，有四类伪造，这种罪比其他罪更糟糕，从对他人最小的伤害到最大的伤害。——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在这首特别的圣歌中，读者应该注意到，罪人并不像其他圣歌那样在环境中受到外部的影响。这里的罪人正在遭受自身的系统性感染。炼金师有麻风病，模仿者疯了，造假者有水肿，骗子发烧，浑身发臭。他们受到身心腐败的惩罚。他们腐朽的价值观以他们思想和身体的腐朽状态为象征。



但丁与炼金术——《此房是我造》作为冯·提尔的艺术论文沙织

《此房是我造》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虽然令观众稍有不适，但我仍认为它是影史上最难得、最有价值的一部电影。影片中的连环杀手杰克也是一个对艺术和美有偏执追求的建筑设计师，他并非为杀人而杀人，他的想法比集中营毒气室的构想更新颖、复杂，他杀人后会保存和利用尸体，这是一个和艺术相关的计划。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和他有些共情——他杀的是一个令人生厌、咄咄逼人、嘴巴刻毒的女人，但随着他的计划的展开，这些共情就会烟消云散。

电影没有交待杰克造房干什么，是作为内心和灵魂的家园、一方独处的天地、一座在一切皆流的不稳定秩序中的坚实岛屿，还是与上帝交流的教堂、与他所爱之人相聚的地方，而是着眼于他对建筑材料的审慎思考。用什么材料造房是杰克的艺术的首要问题。木材、砖石、钢材都不能让他满意，直到一个名叫维吉尔的神秘老者出现，他得到其指引，要用尸体搭建房屋。

杰克还总结出了建筑的三种价值：腐烂价值、废墟价值、崇拜价值。你以为导演要通过表现暴力崇尚暴力，并附和弱肉强食、弱者不值得同情的论调，还要让观众接受杰克的价值观，那就完全错了。在电影结尾，冯·提尔让杰克落入了地狱最底层的深渊，还要让他此生的模式轮回下去。他在世时，除了杀人对其他事物都丝毫不感兴趣，但他也不想待在地狱。地狱中有一截通往上方的断桥，桥下是烈焰、岩浆，他不可能通过那里，他的罪名永远得不到洗脱，没有什么圣女和天使从天堂里下到地狱对他的旅途表示关切，于是他在攀岩时跌落。

他向往天堂，因为天堂是最高妙的建筑、最令人神往的地方，对艺术家来说尤其如此。杰克自比但丁，作为一个连妻儿都要当做猎物残杀的法西斯主义者扮演但丁，所以导演让他遇上了希特勒的最成功的扮演者布鲁诺·冈茨所扮演的维吉尔。换言之，在地狱中引导但丁的是维吉尔，引导杰克的却是希特勒。

正如一些影评人所说，这部电影的确是一篇艺术论文。论述的是杰克不但没有可能成为但丁，而且和但丁背道而驰，他在艺术上是平庸的，鉴于此，他属于但丁的地狱。

本质上，他要挑战的正是但丁的艺术。是但丁以艺术的方式在地球之外建造了一座天堂，是但丁在活着时抵达了天堂。如果能够把人间这座地狱摧毁，那是不是就等于将天堂建在了地球上？所以

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必须腐烂，这里首先要成为一片废墟，只有这样，伟大而光辉的建筑作为天堂才能屹立不倒。艺术与建筑，既是心理的也是现实的。作为心理过程，但丁的天堂也是在地上实现的。但是杰克在自己不幸的童年时期就观察到，任何生命在遭受毁灭性的残害后，都不可能恢复如初。他剪掉了小鸭子的双脚，看它在水里拼死挣扎，迎来死亡的结局，这时他回过头向这个世界投去质问的目光。能让他感到温暖和舒畅的是割草工人整齐划一的挥动死神镰刀的动作。这就是说，即便像但丁那样奋力上升，人们也不可能得到救赎。无辜的生命像草那样安静地倒在镰刀下才符合这个世界的呼吸的节奏，这一场景甚至散发着静谧的金色光芒。而但丁的作品，不过是可耻的美化罢了。

杰克曾说：“如果美化会侮辱一部作品，那么为什么破坏和毁灭就不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并且创造艺术呢？”——这就是影片的关键。杰克在还是孩子时就行凶。如果一个孩子做了不可挽回的事，那么他就不可挽回了吗？是的，没有谁曾想挽回他。没有要挽回他的父母，也没有要挽回他的友谊和爱情。他自己就如同同一栋崩塌的房子，难以重建和站立。可恶的是，存在像但丁那样的孩子，有追溯不到源头的女子会挽回他。

艺术的问题因而就是作为但丁的反面成为但丁那样的天堂建造者。他要亲手为自己将天堂之屋建造出来，好让自己就是这辉煌的建筑本身，它会成为杰克的血肉和躯体。这就是为什么建筑材料是重要的。

那么但丁的天堂是由什么所造？其实，但丁也没有描述出来。“诗人的想象力再高，在这里也无从施展；炽热的欲望驱使着我，车轮般均匀向前推动，是爱，驱动着太阳与繁星”。多雷为《神曲》画的天堂插图是一圈圈的天使占满并构成了空间，中心是炽热的光明，通过天使的阵列和通道，将一切照亮。

